



编辑/郭怡晨 E-mail/zkwbgyc@sina.com

文化周口

之民间有高手

A07 版

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

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天要下雨

□朱广辉

老猴精是青龙镇李贯河码头搬运工头穆老大的老婆，年纪大了闲着没事，专门做穿针引线的媒婆营生。

但她不敢给皇甫嫂做媒。

老猴精同情皇甫嫂，让她在码头上帮佣。

老猴精更敬佩皇甫嫂，丝毫没有因为她做的是缝补衣服的营生而低看她。

皇甫嫂人长得漂亮，十三岁上随娘要饭来到青龙镇，十五岁娘得病死了，窦员外看她可怜，让她在府上帮佣，三年后嫁给了窦员外的一个远房亲戚皇甫强。

虽说是帮佣，窦府也是当作出门闺女待的，窦员外给了她十亩地做嫁妆，用红绸骡车将她送到婆家。

一年后，皇甫嫂生了个胖小子。

再一年后，皇甫强用太平车往码头拉黄豆时，车翻了，他也因此被砸死了。

俗话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

皇甫嫂干脆从乡下搬到青龙镇。

窦员外说，还住家里吧，不在乎多添两口人。

皇甫嫂说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再说我一身白孝住回去不吉利，我就在地头河沿上搭间草棚就中。

看皇甫嫂心意已决，窦员外让赶牲口的应把子带人张罗着给她盖了两间土坯房，又用木头给她棚了个院。

院子离码头不远，码头上又昼夜不断人，万一有个啥情况，皇甫嫂喊一声，也好有人照应。

皇甫嫂的儿子皇甫钢四岁记事，六岁懂事。

在皇甫钢的记忆里，他们家菜刀多，门后有刀，床头有刀，床底有刀，墙上挂着有刀，窗台上也有刀。

母亲冬天一身黑棉衣，夏天一身灰单衣，从未穿过改样的衣服。

七岁时，皇甫钢进窦员外的私塾启蒙读书。

棉油灯下，皇甫钢的朗朗书声传出很远，和李贯河的细浪相呼应。

清晨，皇甫钢坐门口晨读，她母亲趟着露水下地除草，十亩地一个人干很吃力。

皇甫钢想抽空放下书去地里帮忙，被他母亲两耳光扇了回来。

母亲说，有本事别往庄稼地里偎，穿着皮鞋往大城市去，看不见庄稼才

叫本事。

有了这一出，皇甫钢再也不下地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

中午，有个新来的搬运工犹犹豫豫地从码头上转了过来。

大白天，皇甫嫂没有关上门。

搬运工进院时，皇甫嫂刚搭好衣服。

见有陌生人来，皇甫嫂弯腰拿起了放在洗衣盆边的菜刀。

皇甫嫂：你是谁？

搬运工：码头上刚来的搬运工。

皇甫嫂：大中午的你跑俺家来干嘛？

搬运工：中午饭吃咸了，找口水喝。

皇甫嫂：李贯河的水够一万头牛喝，还在乎一个人？

搬运工：无语。

皇甫嫂：明事理的你这就走，不服我大喊一声，你看着办。

搬运工退出院子。

也怪皇甫嫂大意了，她如果当时到码头上给老猴精的丈夫穆老大说一声，也没事了。午夜的时候，皇甫嫂的门闩响了，先是像耗子咬东西，跟着就清晰了，显然是用刀子之类的东西在拨门闩。

皇甫嫂的窗子是上下支撑的木棒，当窗缝里飞出四把刀时，传来一个男人的哀嚎声。

天明，皇甫嫂看见门前有一摊血和一团软软的东西，她用脚踢了踢，竟是一片人的耳朵，皇甫嫂捏着这片耳朵，拿着刀去了码头。

穆老大立马清点人数。

老猴精站在一旁替皇甫嫂骂着出气。

经过了这个事，码头上的搬运工再也没人敢往皇甫嫂的小院跟前偎。

又一年，码头上来个搬运工叫秦光明，他平时话不多却有心，活干完人都走了，他却掂起扫帚掠掠扫扫，极入穆老大眼。

那是三伏天的一个中午，人热得恨不能躲进水里去。

搬运工秦光明却没有掂扫帚，他歪在一垛小麦边很快睡着了。

秦光明连续三天午睡，引起了穆大大的注意。

这时，皇甫嫂又来找他，说她家的玉米地被人偷偷帮忙锄了。

穆老大说，不是没有往家里偎吗？

皇甫嫂说，那倒没有。

穆老大说，我知道了，他锄让他锄，他锄了你省事。

秋天，皇甫嫂又来找穆老大，说她的玉米一夜间被人掰了，还砍倒了棵子。

穆老大说，他干好事让他干，你装着不知道就行了吧。

其时，皇甫嫂一个人生活，她的儿子皇甫钢弃文从武，从汉阳讲武堂毕业后留下当兵了。

次年又是玉米拔节的时候，皇甫嫂终于逮住了偷偷帮她干活的搬运工秦光明。

秦光明是从外围把皇甫嫂这个碉堡攻破的，皇甫嫂一心供养的儿子也成了气候，这时她的心就空了下来，她又念秦光明的好，事情自然就顺理成章了。

皇甫钢骑着白马，带着卫兵来到土坯小院，他要带皇甫嫂进城享福，皇甫嫂拒绝了，儿子不知道，他的母亲马上要和秦光明结婚了，她想碰见个好人不容易，儿子终究要成家，她不想再孤零零的。

儿子先是在院子里跪，后来又在屋子里跪。

秦光明此时躲在码头上不近身，详情已知，皇甫嫂的儿子当了团长，皇甫嫂选择谁她自己定。

皇甫嫂让人请了窦员外和穆老大。她让他们劝起儿子，又给儿子炕了白面饼，那饼儿子小时候一年吃不上几回。

儿子捧着白面饼哭了。

皇甫嫂说，儿啊，走与不走，让老天说了算。娘把你养大不容易，你把娘这几件衣服洗了，今天晒干了，娘跟你走，晒不干，你得让娘留下来。

说这话时，屋外阳光明媚。

皇甫钢在军校也学会了洗衣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母亲的几件衣服洗好，凉在绳子上。

皇甫钢擦擦额头上的汗，朝母亲微笑。但他的微笑还没有消失，远方一声闷雷传来，院子里立马暗了，跟着豆子般的雨点落下。

雨下到傍晚。

窦员外拍拍皇甫钢的肩说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。